

浙江文叢

俞樾全集

〔第十五冊〕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
浙江古籍出版社

浙江文叢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
浙江古籍出版社

俞樾全集

〔第十五冊〕
春在堂雜文（四）

〔清〕俞樾著 余國慶點校

春在堂雜文六編卷九

一笠山人詩序

太史公言：『富貴而名磨滅，不可勝數，惟倜儻非常之人稱焉。』然倜儻非常之人世不恒有，苟有其人，則必有奇才、有奇遇、有奇跡、有奇藝，然後可稱倜儻非常之人，吾今於一笠山人見之矣。

山人，皖人也，姓趙氏，名光祖，字紫瑜。其官定陽時，於陽春市上得一笠，形製奇古，喜之，遂以自號。後失官，流浪江湖間，遂以『一笠山人』名天下。山人生有夙慧，學拳勇於劉慕韓，學術數於龔少蓮。少蓮名應禮，世稱震陽子，注《道德經》八十一卷。從征黔中，功成仙去。山人盡得其傳，凡京房、翼奉之《易》，風后、孤虛之書，五將三門之式，羅計禡字之氣，無不洞曉，是其才奇也。山人父官蜀中，故居蜀最久。旋由滇而仕於蜀，又由蜀而移於粵。其官粵也，宰定陽，有惠政。無何，失職家居。又罹家難，至陷於獄。獄成，遣戍行有日矣。俄奉恩旨無庸發遣，是其遇奇也。山人既失官，乃挾其術游人間。所至以一笠山人署其門，趨之者如市。山人焚香占卦，與尋常揲蓍搖錢者迥異，蓋參用壬遁、星禽之術也。日賣數卦爲率，有嚴

君平之風。兒童走卒皆知其爲一笠山人，不知其曾爲宰官也，是其跡奇也。山人所作詩文，高尺許，以其餘智爲酒令，亦有別趣。又精於音韻之學，創爲四十字母，起『壯日蹉跎過』，訖『慨我鬢霜生』。五言詩四句。按明人蘭廷秀創字母『東風破早梅』四句，桑紹良創字母『國開王向德』四句，皆於三十六字母外自我作古。今得山人此母，又一切字之新例矣。蘇蕙《璇璣圖》，前人以意推求，得詩七千九百五十八首。《四庫全書》著錄，以爲絕作。今山人又推得五萬七千四百二首，不特起宗道人及康萬民所不及知，即蘇氏復生，亦必歎爲非始意所及，是其藝奇也。嗚呼！多奇如是，信所謂倜儻非常者矣。

余與山人初不相識，承其惠顧草堂，以詩求序，并屬爲刪定付梓。余烏能刪山人之詩哉！往年李憲之方伯曾以詩屬余刪定，余報書云：『模範山水，吟弄風月，衆人所同。抒寫性情，流連今昔，一人所獨，非他人所能代謀也。』今亦以此復山人。而僭序其端，以副其意。山人鬚眉甚偉，足跡徧天下。所未至者，獨盛京及浙江、福建、廣西。聞明年又將有羊城之游，余誦歐陽公語以送之曰，足以知其老而志在也。

楊粉園東城記餘序

自來游武林者輒曰西湖、西湖。然城外以西湖爲勝，而城內則以東城爲勝。閒坊曲巷，僧廬道觀，多南宋以來舊蹟，名人韻士游屐所經，寓廬所寄，往往在焉。經臨其地，令人悠然有懷。

古之思。厲樊榭先生所著《東城雜記》二卷，《四庫全書》箸錄。敘述典雅，考核詳明，雖偏隅小識，言武林掌故者不能廢也。然先生自序謙言見聞陋隘，推廣成書尚將有待。況自先生至今百有餘年，遺聞軼事可采錄者又豈少哉？

粉園楊君自少刻苦自厲，博通羣籍，曾以優行貢成均。光緒初，又以孝廉方正徵，亦武林一耆宿也。所著書甚多，而《東城記餘》二卷，則繼樊榭而作者。原書凡八十五條，而《記餘》得九十五條，視原書贏其十。記地記事，并記其人，一如原書體例。丁修甫孝廉以鈔本寄示，擬刻入《武林叢書》，而乞余爲之序。余讀其中『大普興寺』一條，稱其奉乃也里可溫之教，有十字者，乃其祖師麻兒也里牙之靈迹，上下四方以是爲準，與《景教流行中國碑》所云判十字以定四方者，其說相合。惟所叙源流不同，而稱其地薛迷思賢在中原西北十萬餘里，則與今歐羅巴道路遠近正復相合，豈利瑪竇之徒果出於此歟？若景教碑言興於大秦，大秦國古謂之梨軒。本朝《職方會覽》名如德亞，去歐羅巴絕遠，轉與利瑪竇蹤跡不甚合矣。異說支離，不可究詰。然寺建於元至元十八年，亦杭郡大古蹟，鑒古者所宜知焉。而樊榭之書竟未之及，此亦見楊君拾遺補缺之功矣。余未得與君相見，而君之子曰泳生，則誥經精舍高材生也。余忝主講席三十一年，幸有一日之知。茲因修甫之請，序君此書，并勸早刻之，與樊榭書並行於世。異日國家重開四庫館，亦必有取於是書矣。

湯蟄仙庶常四通考輯要序

同治以來，各行省皆設局刊刻書籍，而吾浙局所刻大部書爲多。自《九通》告成，遂爲書局一鉅觀，流布海內，嘉惠藝林，誠盛舉也。然《通典》二百卷，《通志》二百卷，《通考》三百四十八卷，已極夥，況益以本朝所續及皇朝《三通》而爲《九通》乎？況又附以明人王圻所續者而爲《十二通》乎？寒士力不能購，即有之，亦莫能卒讀，有望洋向若而歎斯已矣。昌黎不云乎，《紀事者必提其要，纂言者必鉤其玄》。然則博學詳說以反於說約，必有道矣。湯蟄仙庶常讀而深思之，曰：『馬氏《通考》，踵杜、鄭而成書。杜、鄭之書，《通考》得而包之。推之《十二通》，無不皆然。是故讀《一通》可包《三通》，讀《四通》可包《十二通》，吾但取之《四通考》，事半功倍矣。』

前人亦頗有見及此者，然《四通考》體大物博，制取精蘊，芟蕪繁辭，頗非易易。蟄仙由翰林改官知縣，未數月，輒棄官而歸。窮年矻矻致力此書，成《四通考輯要》。統編凡如干卷，求序於余。余雖未見其書，然觀其自序，則其書之精審可知也。齊孫搢語邢邵云：『我有精騎三千，足敵君羸卒數萬。』秦少游取其語，采經傳子史事鈔撮成書，曰《精騎集》。後呂東萊亦有此作，朱子不以爲然。然載籍極博，自昔病之。以《十二通》之浩無津涯，得此書爲之精騎，宏通之士必從此出矣。余衰且老，不能讀《十二通》，或猶能讀君此書。故書此語以懲與其成，庶

幾老眼猶及見之也。

蔣岳莊遺書序

《周官》六藝殿以書、數。六書、九數，古所重也。我朝正學昌明，人材蔚起，書、數兩學超踰前代。乾嘉以來，士大夫喜言六書，幾乎家皕亭而人洎長矣。近今數十年，則又爭言九數。自宋以來，所謂立天元一及大衍求一之術，明代視爲絕學，近人如焦理堂之於立天元一，張古餘之於大衍求一，皆能歷歷言之，如示諸掌，數學可云盛矣。然愚謂書、數兩學亦微有異。六書有一定之形聲，九數無一定之數。故六書必守古義，苟嚮壁虛造『馬頭人爲長』，『人持十爲斗』，必爲識者所譏。若數學，則宜依據古法，推闡新意。善乎陳氏際新之言曰：『凡解有因法而得者，有不因法而得者。因法而得者，法如是、解如是也。不因法而得者，法如是止、解不如是止也。』然則數學無窮，在好學深思者自得之耳。

武進蔣君岳莊自幼即好爲深沈之思，及得數學之書，則大喜曰：『人以爲艱深，予以爲平易。人以爲幽眇，予以爲明快。予必學之。』父兄以其體弱，咸勸勿習。不聽，竟以此夭其年，所業亦未竟。然其所著《曲綫新說》，因新化黃玉屏《容員七術》而悟雙曲綫能分兩不等員外相切之角與相交之内外角，橢圓能分兩不等員內相切之角與相交之月牙角，各以圖說明之，亦可謂推陳出新者矣。乃近人有議改孔鼻軒少廣《正負術築隄積法》者，則又力攻其誤，撰《隄

積術辨》一卷，是亦非苟爲異者。嗚呼，其業雖未竟，其學固有成矣。夫壽夭，天也。我朝精數學者黃宗羲，年八十九。閻百詩，年六十九。張古漁，年八十一。錢竹汀，年七十七。孰謂疇人子弟皆不永年哉！其弟竹莊哀其早逝，以其遺書乞序於余。余粗習六書，不通九數，何足序君之書。姑書數言，塞竹莊之悲而已。

孫卯盦試帖詩序

武林孫氏，鉅族也。乾隆間詔求遺書，而孫氏所進特多，遂拜內府書籍之賜，至今猶以文學世其家。余識一人焉爲康侯茂才。乃今年夏，康侯又以其弟卯盦所著《慈園試帖詩》見示。余讀而歎曰：『是一詩人也。』嘗謂能爲試帖詩者，未必能爲詩。而能爲詩者，不爲試帖則已，苟爲試帖，則無有不工。請以文譬之，以時文爲古文，其古文必不佳。以古文爲時文，其時文必佳矣。近時杭人之工爲試帖者，莫如吳穀人先生，蓋先生固詩人也。今卯盦之試帖神氣飛動，意味深長，爲試帖而有不試帖者存，故吾知其爲詩人也。悠悠時論，方欲廢時文，且廢試帖，而孫氏昆仲猶孜孜乎此。嗚呼！孫氏之澤遠矣。

鮑竹生丸散錄要序

竹生鮑君，吳下高才生也。余從前主講紫陽書院，深賞其文，謂必當破壁飛去。孰知荏苒

數十年，竟以一衿老，不以文名，而大以醫名也。蓋君既不得志於有司，則以其深沈之思、精銳之力，一用之於醫。醫書自《素問》、《靈樞》以下，遠而張仲景、孫思邈，近而喻嘉言、徐靈胎諸家之書，無不博觀而精取之，集其長而去其偏^(一)，出而治人疾，動中肯綮，故有疾者爭就之，戶外屢滿。吳中雖婦人豎子，無不知有鮑竹生也。余與君同居馬醫科巷，衡相望也。日者過我春在堂，爲余言，年來參酌古法，運以己意，製成丸散數十種。凡求藥者予以藥，并告以製方之意。然人人而語之，雖舌敝而不能給。擬刻爲一編以行於世。余因取而觀之，簡而明，約而精。每一條不過數十字，而病原、醫理皆括於其中，不獨見君之精於醫，并足見君之精於文。余因笑謂君曰：君真吳下高才生也。

如皋冒氏叢書序

冒氏不詳所出，或云殷王子期封於滎陽郡^(二)，有冒鄉，因氏焉。然考之史傳，無所見，殷時亦未有滎陽郡也。韓慕廬先生爲潛孝先生墓誌，但云始祖致中爲元兩淮鹽運司丞，是運丞即爲冒氏始祖。愚按《元史·小雲石海涯傳》父名貫只哥海涯，遂以貫爲氏，世所稱貫酸齋也。又元《載良集》有《高士鶴年傳》，言其曾祖阿老丁、祖苦思丁、父職馬祿丁，而《元·藝文志》有丁鶴年《海巢集》，是即以丁爲鶴年之姓矣。疑元人自有此得姓之一法，冒氏蓋亦此類。墓廬先生所言當得其實。自冒氏興，遂爲如皋望族，代有聞人。世徒知巢民先生爲明季四公子之

一，以文章氣節負海內重名，而不知其一門鼎盛，簪笏傳家，著述壽世，數百年來，後先輝映，雖王、謝、崔、盧，固無以踰之矣。

顧惟巢民先生所著述詩文，世間尚有傳本，此外多湮沒於杳朽之中，零珠碎玉，不可收拾。嗟乎，記人有言，先祖有善而不知，是不明也。知而弗傳，是不仁也。爲子孫者，其可蹈此不明、不仁之咎乎！鶴亭孝廉，乃冒氏後來之秀也。其曾王父伯蘭先生知廣東乳源縣，戕於賊。厥子筱珊先生復宰乳源，竟得賊而置之法。一時士大夫歌詠其事，以爲美談。是又冒氏一盛事也。鶴亭躬承其後，不敢遏佚前人之光，乃裒集冒氏遺書凡若干種，將彙刻以行於世，而乞余一言序之。聞巢民先生生於明萬曆三十九年三月十一日，而鶴亭亦以三月十一日生，似非偶然，此書也成，吾知冒氏之族日以昌，冒氏之名亦日以著，非酸齋貫氏、海巢丁氏所得而望矣。

徐君葆三花樹軒吟草序

徐氏爲吾邑著姓，自蘋村宗伯提唱風雅以後，代有詩人，若《根味齋集》，若《綠杉野屋集》，若《天藻樓集》，若《苔雲草堂集》，皆卓然成家，不愧古之作者。余生也晚，於諸老輩不獲親炙，而猶及見葆三先生，亦徐氏一詩人也。先生諱鑑春，字雲麓，葆三其別字。生平最喜爲詩，清微淡遠，望而知爲王、孟門徑中人。及其晚年，詩格又一變。於北宋喜東坡，於南宋喜楊

誠齋。才思健拔，又非王、孟兩家所能盡矣。每歲於臘鼓初鳴，即將一切俗事摒擋務盡，曰：『吾將留臘尾年頭數日，爲銷寒饒歲之計，勿使催租人敗吾清興也。』其風趣如此，覺晉賢餘韻去人未遠矣。當粵賊之難，挈家辟地數百里，內不遑啓處，然寇至則一舸浮家，寇去則閉門覓句，葦簾土銼間，未嘗一日廢吟也。

所著曰《花樹軒吟草》，卷袞甚富，未及壽之梨棗，其嗣君蕖生以名孝廉秉鐸松陽，亦積然老矣，懼遺詩之不能大顯於世，屬余以一言張之。憶從前與君酬唱諸君，如王誠齋，如陳香巖，墓木已拱。余亦老病，入此歲來，年登八十。讀君遺藁，追念舊游，不勝黃墟之感矣。

丁杜兩集合刻序

江君寶齋過我春在堂，以書一表見示，曰：『此忠臣孝子之作，皆吾鄉人也。合而刻之可乎？』余發而視之，一爲《丁鶴年集》，一爲《杜茶村集》。君蓋以丁爲孝而杜爲忠也。余案，丁鶴年附見《明史·戴良傳》。母死，鹽酪不入口者五年，又嚙血沁骨以求其生母之遺骸，誠孝子矣。然以家世仕元，有舊都舊國之思，讀集中《自詠》十律，其志可見，安得謂非元之忠臣哉！杜茶村以前明副貢入國朝，隱居不出，揆之周頑、殷義之例，謂之曰忠亦無不可。然《變雅堂集》第一篇，即題《白雲圖》文。以母無遺像，終身痛恨，亦何嘗非孝子哉！蓋忠孝皆人之大節，而本於人之至性，正不必歧而二之也。兩先生原本忠孝，發爲詩文，自有不可磨滅者，宜寶

齋欲合而刻之歟！

君曰：『是固然矣。而吾拳拳於此兩集，則固承先志也。』先是寶齋之先德秀民先生嘗於武昌寒溪寺後得一墓碑，題曰明孝子丁鶴年之墓。喟然曰：『鶴年誠孝子，然其忠不可沒也。雖卒於明代，然實元之遺民也。』乃言於有司，改題其墓曰元忠臣孝子丁鶴年之墓。嗚呼，先生之見與余所論，若不謀而合矣。先生欲訪求鶴年詩集而刻之，而竟不可得。晚年謂寶齋曰：『汝必成吾志。』此汪氏刻丁集之權輿也。秀民先生之兄彝仲先生則又深敬杜茶村之爲人，而酷嗜其詩與文。以《變雅堂集》世鮮傳本，乃重刻之，而後人所輯《茶村詩鈔》亦附其後，此汪氏刻杜集之權輿也。歲月既久，又經兵燹，不特丁集未刻，即杜集之已刻者版亦煨燼。於是寶齋又謀重刻之，且合而一之，曰《丁鶴年杜茶村兩先生集合刻》。夫表揚前哲，仁也。紹述先志，孝也。寶齋此舉誠善矣。

《丁鶴年集》一卷，《四庫》著錄。是本分四集，曰《海巢》，曰《哀思》，曰《方外》，曰《續集》，與閣本異。而附載其兄、其表兄詩若干首，與閣本同，未知爲一爲二。末又曰詩續、詩補及集外詩，名曰則未知閣本有無，惜未得一校也。《杜茶村集》、《四庫》不錄。此刻《變雅堂集》六卷，皆有圈點。其首有茶村自題數語，殆本其原刻然也。《茶村詩鈔》六卷，則陳道川、彭棟亭兩君刻於乾隆年者，末又附有補遺及諸家評記及附錄，亦可云備矣。然丁鶴年之墓得秀民先生表章之，既已大顯於世。而茶村之墓在江寧梅花村者，猶湮泯於崩榛荒葛之中。今年

王鹿苹太守權知江寧，覓求得之，立碑以表其阡，捐錢以供其祭。寶齋與鹿苹，鄉人也，亦世好也。聞之而喜曰：『是可慰吾伯父於泉下矣。』於是亟欲刻此兩集，而問序於余。余因叙其崖略如此，使人讀之，知兩先生皆忠臣孝子，其清風高節足以興起百世者有如此，而汪氏以兩世之力，積數十年之久，刻成此兩集，合而行世，其堂構菑穫之美又如此。嗚呼！是藝林一盛事矣。

虎跑定慧寺志序

嘗考虎跑之泉，所在有之。代州五臺山太平興國寺一僧誦經，患無水，有虎跑地出水，因名虎跑泉。宋朱弁《曲洧舊聞》載其事。吾浙寧波天童寺亦有之。此外如滁州城南，及瑞州新昌縣北，皆有此名。而廣州東莞縣^(三)又有虎跑井。蓋緇流聖跡，往往相同，而杭州定慧寺之虎跑泉獨著，豈非以東坡先生之詩乎！我朝康熙、乾隆間，翠華南幸，屢次經臨，錫賚便蕃，天章照耀，不獨山水有光，并坡詩亦爲之生色，而定慧寺遂爲湖上一名刹。

康熙中葉，有本然禪師著《定慧寺志》。曾刊版，以州亂後版毀，印本亦希。丁君松生歷年搜訪，僅得其半。近者品照上人住持斯寺，懼名蹟之就淹，惜遺聞之莫紹，搜遺補缺，成《定慧寺志》八卷，上述宸恩，下逮寺產，其中如建置、山水、藝文、金石，志書所應有者無一不備。本然舊《志》四卷，今乃倍之，其用力勤矣，其用心遠矣。本然之《志》有毛西河爲之序，品照上人

乃介孫康侯茂才問序於余，重違其意，書此應之。此《志》固不讓本然，此序恐不逮西河矣。

孫惕庵詩序

余兄壬甫太守娶於臨平孫氏，即相國文靖公之從曾孫，故余家與孫氏有連。文靖公之孫爲古雲襲伯。古雲之嗣子長齡字壽伯，曾官順天府治中，後改官兩淮，余自幼與相習也。今年夏，有王君棗君來見，乃吾孫陞雲同年之兄，其續娶婦孫氏，云去文靖公五世，而其世系則未能詳也。以其兄惕庵詩求序，惕庵名存祐，廩貢生，入貲以鹽場大使候選。屢應鄉試，抱才不遇而卒，年止三十有九。其所娶婦許氏，則吾孫婦之從姪孫女也，名蘭貞，號九畹，所作詩一卷亦附焉。九畹致書於吾孫婦云：『先夫病卒時，泣而言曰：「吾家自文靖公有《百一山房集》，嗣是以來，相承不替。吾自幼即喜爲詩，與吾姊、吾妻時相唱和，倘得俞曲園一序以表襮之，庶幾不泯於世。」今吾夫亡而遺言猶在，敢求吾祖姑於問膳之下爲代乞一言乎？』

余因讀惕庵詩，古體詩似從魏晉入手，近體詩中有極雄渾者，即纖悉小題，亦有寓意，不涉佻巧。九畹之詩神韻俱清，無塵全語溷其筆端。此兩伉儷者，皆不愧今之詩人矣。又附其姊孫存英及侍姬丁鳳儀詩，詩雖不多，清詞逸韻，亦復可誦。而又言其翁、其太翁之詩亦附焉。則不知用《黃山谷集》之例，附其父《伐檀集》於後乎？抑用戴復古之例，載其父《東臯子詩》於前乎？余固未之見也。余從孫婦之請，書數語以弁之，仍交棗君歸之孫氏，存其詩并存

其人。

黃菊友歷代帝王年表序

年表之興尚矣，三代表系，旁行斜上，即年表之權輿。太史公因之而作《十表》，嗣後史家亦多循用。然代自爲史，亦代自爲表，與《史記》上及三代者不同，體固宜然也。惟三代以下，事變益繁，或南北區分，或正閏迭起，視太史公書爲十二諸侯、爲六國者，更不易稽考，則尤不可以無表。余幼時見揚州阮氏刻有《歷代年表》一書，兵燹之後，未知尚有存焉者否。余史學粗疏，乙部之書亦多未備。案頭所有，惟長沙黃氏本騏《歷代紀元表》一卷，粗具年歲而已。秀水葉氏維庚《紀元通考》，內有分霸時紀元年表一卷，曰《三國年表》，曰《十六國迄南北朝年表》，曰《十國迄遼金元》年表。蓋所表者皆分霸時之國，而正統之朝固不表也。乃今讀黃菊友大令所著《歷代帝王年表》，則自唐堯以來三千餘年，鱗羅布列，燦然在目，正統霸統，南朝北朝，若網在綱，若示諸掌。讀史得此，洵提要鉤玄之捷法，知人論世之南鍼矣。余流覽一通，如宋武帝有大寧之號，周太祖有天和、建德之號，網羅放失，爲他家所未及。僭竊之國，其有世系可考者，備載於紀元之下。而其所據之地爲今某郡某縣，亦詳識之。於此見君史學之甚深也。惟於夏后杼十六年附載《竹書紀年》，以是年爲虞舜元載，此所未詳，恐是讐校之偶疏。又如燕慕容詳建始元年，據本紀乃晉安帝之隆安元年，慕容垂建興元年，據《本紀》及《載記》，乃孝武

帝之太元十一年，而此兩號今皆系之太元元年，亦似小誤。蓋十六國勢如亂絲，而燕尤甚，不足爲全書之累也。

君宰吾邑有年，邑之人無不稱爲循良之吏，乃史學之深又如此，知君不獨以吏治見長矣。末附《紀元目錄歌》，合計正統、偏安、割據、僭竊諸年號六百零五，以首一字爲綱，得一百四十五字，編成五言詩一首。聲調諧和，詞意明鬯，如『得麟同鳳至，鳴燕致鴻翔』，竟是絕妙好詞，《凡將》、《急就》諸家無此雋永。余晚年得見此書，爲之歎絕。率書數語而歸之，適見余史學之粗疏矣。

海寧鄉賢錄序

嘗讀《禮記·文王世子》之篇，曰：『凡釋奠者，必有合焉，有國故則否。』鄭康成釋之曰：『國無先聖先師，則當與鄰國合，若唐虞有夔龍、伯夷，周有周公，魯有孔子，則各自奠之，不合也。』然則今之所謂鄉賢，即古之所謂國故，其得祀於學，古禮固有然矣。國朝典制詳明，尤重祀典。鄉賢之祀，至詳至慎，屢降詔書，必實係品行端方、學問純粹者，方準題奏。光緒五年又經禮部奏準，各省鄉賢，須俟其人已歿至三十年後。蓋例彌嚴，典彌重矣。

杭州府海寧州，古鹽官縣，元升爲州，本朝因之。其地有文堂、硤石對峙之雄，黃灣、石墩連綿之勝，濱海奧區，人文蔚起，自漢以來，代有聞人，嘉慶、道光間，有許珊林先生者，州人也。

其居家以孝友稱，其居官以廉能著，其一生精研典籍，癖嗜金石，尤以文學擅名於時。嘗官平度州，由山東巡撫請入名宦祠，而浙江巡撫又以入祀鄉賢祠爲請。同時俞允，海內榮之。其弟六子淮祥字子頌者，乃編纂海寧鄉賢，自南齊顧歡至先生四十八人，考其爵里事實，都爲一編，名曰《海寧鄉賢錄》，問序於余。余與先生長子少珊都轉爲丁酉同年，及見其爲人，而子頌又與余孫陞雲爲乙酉同年，且嘗從余游，余不得而辭，爰受而讀之。歎曰：『《詩》不云乎：「孝子不匱，永錫爾類。」子頌以先德崇祀鄉賢，臚舉本邑先賢，詳加稽考，以成此書，豈非錫類之孝乎！』其中如顧公歡、褚公無量、許公遠、顏公真卿諸人，固昭昭在人耳目。此外名迹稍晦者，非有此書，則雖俎豆不祧，亦若存而若亡矣。其書根據史傳，博采志乘，傍及傳紀，網羅放失，鉅細不遺。用力之劬尤不可及，吾知子頌於趨庭之日，得力於先生家學者甚深也。顧余嘗讀《大清一統志》，見《杭州人物傳》所載，若顧黯、若顧越、若王稟、若葉文榮、若蘇平、若蘇正、若唐明德、若祝淵、若蔣心赤、若劉璿璣、若蕭文璽，皆海寧人之著名前代者。《一統志》爲乾隆間欽定之書，既列其名，且詳其事，自可依據，而海寧鄉賢祠中佚焉。豈歷年既久，有所遺漏歟？子誦從政之暇，如能補輯一編，使後人得據以增人，則以徵文考獻之中有興滅繼絕之意，吾見許氏之澤從此益永矣。